



坦白

龚桂华 著

一群来自天南地北到桂林

徒步旅游的痴男怨女，一路走

来，经历了水洞脱险的考验，

夜半混帐的韵事，死亡协议的

抉择等一系列突发事件。驴友

们在临近生死时刻，敞开心

扉，诉说着隐藏在各自内心深

处的秘密……

T A N B A I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坦白

龚桂华 著

TANBAI

一群来自天南地北到桂林
徒步旅游的痴男怨女，一路走
来，经历了水洞脱险的考验，
夜半混帐的韵事，死亡协议的
抉择等一系列突发事件。驴友
们在临近生死时刻，敞开心
扉，诉说着隐藏在各自内心深
处的秘密……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坦白/龚桂华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02-011155-8

I. ①坦… II. ①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3173号

责任编辑 胡玉萍 涂俊杰

装帧设计 柳 泉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华成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80千字

开 本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印 张 23.25 插页2

版 次 2016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155-8

定 价 38.00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生死一梦	001
第 二 章	相约桂林	021
第 三 章	路遇恶棍	038
第 四 章	贼手来访	059
第 五 章	好汉梁山	083
第 六 章	魂断漓江	098
第 七 章	一场豪赌	123
第 八 章	如水月光	145
第 九 章	不想混帐	166
第 十 章	来来往往	188
第十一章	一拍即合	211
第十二章	误入迷宫	231
第十三章	天使降临	256
第十四章	命悬洞天	280
第十五章	真情坦白	308
第十六章	假如明天	331
后 记		362

第一章 生死一梦

空客 A800 在一万六千多米的高空中飞行。富二代的我，坐在经济舱里。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，傍晚五时五十五分。天还未黑，浩如烟海的太空已经零零散散地挂起了一些星星。庞大的机体下面，白皑皑的云团，一堆扎一堆，一片连一片，远远望去，宛如大海中的波涛，汹涌地奔向无边的天际。太阳照在云层上，亮晃晃的，十分刺眼。

我扬起脸，望着天上的星星，觉得它们离我很近，又觉得它们离我很远。我就在这似近又远的星空下，想起自己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发生的那些事情——五岁遭人绑票，十三岁到美国读书，逃学、酗酒、泡妞，与西部牛仔枪战，跟嬉皮士浪迹，偷了酒吧老板几瓶威士忌，还陪着警察叔叔玩了好一阵子躲猫猫。有过许多朋友，有过不少恋人，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辞世，有的远走高飞，离我而去。我的外表文弱，内心却非常强悍。在家里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相信，像我这个样子的人，居然会干出那么多“萌萌哒”的事情。前辈们见了我，总是交口称赞，说我老实本分，斯斯文文，是个有出息的读书人。说心里话，这不是伪装，而是我的言行举止和外表长相蒙蔽了他们的眼睛。

关于我的长相，除了人们常说的“斯斯文文”之外，没有过多的评论。倒是自己常在家中的穿衣镜前，或在一些公共场所的

玻璃墙下、学校会客室、酒店大厅以及某些私密的去处，甚至洗手间，总之，凡是能照人的地方，我都会偷偷地照上一阵子，欣赏一下自己的光辉形象。为此，同学和朋友圈的见了都说我有“自恋癖”。我是有点自恋，因为我对自己的外表和整体形象充满了自信与骄傲。我，一个二十来岁的中国山东的年轻小伙，一米七八的个子，黑油油的头发，明眸皓齿，额头开阔，年轻俊朗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无论是在学校，还是在社会上，都是那种很有女人缘的男生……可每想起这些，我心里就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懊悔和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痛。而所有这一切，遑论是得是失，是对是错，使我最难忘却的，还是那些曾经与我同过甘苦、共过患难、生死相依、不离不弃的驴友，以及我与他们唯一的一次短暂的旅行……

此时，飞机突然晃了一下。星星不见了，雪棉似的云层也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天空一片漆黑。我将半边脸贴在小窗上，眯起眼睛往机身后方望去，除了模模糊糊的机翼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但我知道，离开那个我不喜欢，却又待了整整十七年的国家，已经很远很远了。我禁不住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对着漆黑的夜空说：“再见了，美国。再见了，Shit! 美利坚合众国!”飞机又晃了一下，紧接着又晃了一下。随即，机舱顶端的广播喇叭响了：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遇到一股来自西太平洋上空的超强气流。受这股气流的影响，飞机有点儿颠簸，这很正常。请大家待在座位上，不要惊慌，不要随意走动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从这一刻起，我们决定将舱内的卫生间暂时关闭……”接下来，女播音员又用英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和汉语重复了好几遍。说话间，飞机又连续晃了几下，一下比一下厉害，不少乘客脸上开始露出不安的神色。我也感到一阵恐惧，慌忙回过身子，系好安全带，往

宽大的椅背上靠了下来。

飞机晃得更厉害了，就像一艘航行在惊涛骇浪中的轮船一样。舱内到处发出叽叽嘎嘎的响声，整架飞机好像要散架似的。乘客们坐不住了。有人剧烈咳嗽，有人呕吐起来，更多的人伸长脖子举起头颅，东张西望，神色慌张。广播喇叭一直在响。女播音员用一些简单的理由和说词，不停地安抚着大家，尽管声音亲切柔美，但人们还是感到了她内心的极度紧张。空姐们摇摇晃晃地来到过道上，她们抓着座椅的一角，或蹲或站或俯身，给个别特殊乘客进行心理疏导。我紧紧抓着座椅两边的扶手，预感这架飞机要出事。能出什么事呢？坠机？凌空爆炸？掉进大海？呸！呸呸呸！乌鸦嘴。我一边想着，一边责骂自己。

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剧烈摇晃的机舱突然安静下来，不摇也不晃了。广播停止了，叽叽嘎嘎的响声也听不见了。忽然间舱内变得非常安静，静得让人心里发虚。座位上的乘客像一群受过惊吓的藏羚羊，一个个高昂着头，抻直了脖子，屏住呼吸，竖起耳朵听着。飞机引擎的声音，发动机的轰鸣就在耳边响着。有人在打喷嚏，有人发出叹息，有人解开安全带从座位上站起身来，有人举起两手，努力活动着双臂。一张张紧绷的脸渐渐舒展开来。危险似乎已成过去，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威胁到乘客们了，我暗暗松了口气。大家都认为飞机没事了，平安了。其实不然。平安是短暂的，危险依然存在，而且正迅速地向我们逼近。所有乘客，包括我在内，都忽略了一个细节——中断的广播没有恢复，听不到女播音员的声音。按常规，此时此刻，她应当出现，应当向大家传递有关飞机是否安全的信息。可是没有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隐患并没有消除，危险依然存在，或许比先前还要严重得多。果然是这样。就在我解开安全带的那一瞬

间,灾难降临了。一阵巨大的声音传进机舱,那声音如同狂风暴雨,又似山呼海啸。飞机猛地抛了起来,旋即又被重重地摔了下去。舱柜裂开了,提包、手袋、小箱子纷纷坠落下来,砸在乘客的头上和身上。人们惊呼着,尖叫着,跳起身,一只手护着脑袋,另一只手去抓自己的东西,可屁股还未离开座位,上半截身子就扑倒在过道里。有人破口大骂,有人号啕大哭。喊爹的、叫娘的,呸里哇啦地胡乱叫喊着,什么声音都有。刹那间,整个机舱乱作一团。

我一动不动地坐着。十个指头紧紧抠着座椅两边的扶手,身子挺得笔直,两只眼睛死死盯住挂在前面舱梁上的电子屏幕。

0 9 8 7 6 5 4 3 2 1

.....

16000m

15000m

14000m

13000m

12000m

11000m

.....

电子屏幕上的数字快速跳动着,飞机正在直线下降,眨眼工夫,从一万六千米掉到了一万米。沉默了好一阵子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起来,女播音员的声音都变了调。她告诉大家,飞机又遇上了一股更加强大的气流,发动机也发生故障,机械师正在全力抢修,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将故障排除,但由于天气原因,飞机

安全受到威胁，危险仍然不可避免。请乘客们务必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有什么重要的话或重要的事情须向父母、妻儿、兄弟、至亲、挚友交代的赶紧留言。务必抓紧时间，动作要快，留言要短，简单扼要。有纸笔的马上写，没有纸笔的，机组人员会发给纸笔。写好后立即交给机组人员，他们会替大家妥善处理。

“这叫什么事？这不是要咱们写遗书吗？”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中年男子高声叫道。

“飞机要掉了！”

“碰到这种事，倒霉了，真他妈的倒霉透了！”

又有人破口大骂，又有人号啕大哭，还有一男一女，大概是夫妻俩，横眉竖目地互相抱怨，互相指责，抱怨对方不该乘坐这班飞机。更多的人忙着找纸找笔，一对法国情侣相拥着，旁若无入地互相亲吻起来，他们要以这种方式来做最后的诀别。空姐们在过道上跌跌撞撞地来回奔跑着，分头给那些没有纸笔的乘客发放纸笔。整个机舱再度陷入一片慌乱之中。

我待在座位上，仍然一动不动。惊恐、绝望使我心乱如麻，不知道此时此刻自己要做什么或者该做什么。记得随身带有一支派克金笔、一个日记本，想把它们拿出来却又忘记放哪儿了，好像放在公文包里。其实，公文包就在手边，我却视而不见。

“先生，给您。”

一位美国空姐递给我一张纸和一支笔。我愣了一下，朝她机械地点了点头，接过纸、笔，看了看，不觉犹豫起来。不知道写什么，给谁写，写给谁。给父母，兄弟，情人，朋友，抑或……机舱又是一阵沉寂。人们用发抖的手，握着发抖的笔，给亲人留下最后的遗言。

“写吧，先生。”

在美国空姐的催促下，我朝那对尚在热吻的法国情侣瞟了一眼，在纸上飞快地写下这么一句话：“小芹，如果有来世，我依然爱你！”然后签下自己的姓名和年月日。

美国空姐将留有我遗言的那张纸迅速折叠起来，装进一只铁盒子里，转身离去。而我却双手抱着脑袋痛哭起来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。是怕死，还是有什么难以割舍的东西？对于死亡，人人都深感害怕，没有人不怕的。特别是那些从未见过死亡和经历过死亡危险的人，尤其害怕，对此我深信不疑。我是见过死亡而且是经历过死亡危险的人。准确地说，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。在这架飞机里，没有人知道，我是一个曾经死过一回的人。既然死过一回，难道还怕死第二回第三回吗？我想，这不是死几回的问题。此回死与彼回死，并非一码事。那回的死，有很多人陪着，他们都是我的驴友，相互熟悉相互了解，面对死亡同仇敌忾，求生欲望十分强烈。那时，也曾有人互相抱怨，互相指责，可一旦死亡来临，逃生无望，大伙儿却变得十分坦然，就像前面座位上那对相拥相吻的法国情侣一样镇静、专心、投入，旁若无人。这回的死，也有很多人陪着，甚至比那回陪死的人还要多，多出好些倍，可他们都是陌生人，没有沟通，没有交流，互不认识，互不了解。孤独、无助、恐惧，使大家的情绪变得非常糟糕。我想，大概这便是我哭的理由和原因吧。我经历过面对死亡的那种恐惧，目睹了生命即将结束时的那种坦然。还见证了一个新的生命在危难之中如何降临的那种庄严。所以我常跟人说，生与死是一个人一生中不可或缺的两件大事。生要生得像样子，死要死得像那么回事。但我还是忍不住哭了，而且哭得一塌糊涂。

飞机仍在急剧下坠。当美国空姐再度来到我身边时，飞机

已经掉到了四千五百米。再往下坠就要掉入海底或超低空飞行了。美国空姐并不惊慌，我惊异于她的泰然与淡定。她问我要不要毛巾。我抬起泪眼望了她一下，摇着头说：“谢谢，不需要。”

“还是要一块吧。用湿毛巾擦把脸，心里或许会舒服些。”美国空姐说。此时，她脸上依然挂着微笑。她那热情、淡定和善解人意的笑容瞬间感动了我。我竟然当着—个陌生姑娘的面，而且是外国姑娘，忍不住再次号啕起来。

“先生，不要哭。”空姐用英语安慰着我，一只手摇着我的肩膀，“我们都不要哭。就是死，我们也要死得从容一些，自信一些，尊严一些。您说是不是，先生？”

这话像—根鞭子、—记耳光狠狠地抽打在我的身上和脸上。我愕然地望着空姐，立刻不哭了，并为自己刚才的哭相感到恶心和羞愧。我连忙抹去脸上的泪水，惊讶地发现，美国空姐说的这些话，于我而言，是那樣的震撼，是那樣的熟悉。似乎很多年以前，我就听人说过这样的话。是谁说的？我有些记不清楚了，但我敢肯定，这话是多年以前，有—个人曾经跟我说过。到底是谁说的呢？此刻，由于过分紧张和极度恐惧，我失去了记忆。这时，—块湿热的毛巾放到我手上。空姐微微笑着，朝我点了点头，起身离座照顾别的乘客去了。记忆这东西总是有些不可思议。我拿毛巾捂了捂眼睛，还未来得及擦脸，忽然间恢复了记忆。我想起这是谁说过的一句话了，是小芹！对，是小芹，是俞小芹！—个从美丽的漓江河畔走出来的渔家姑娘。我噌地—下子从座位上蹿了起来，朝美国空姐的背影叫了声：“小芹！”美国空姐双脚打了个趔趄，旋即转给我—张楚楚动人的笑脸：“祝您旅途愉快，先生。”

广播喇叭又响起来了。—阵优美中略带哀伤，而又十分执

着和坚定的旋律,从头顶悠悠然地飘下机舱。熟悉的人一听便知道,这是美国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的主题曲《我心永恒》。提起这部电影,没有人不知道,在全美、在欧洲、在地球上的东西方乃至全世界,凡是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,无不被女主人公那种勇于牺牲和大爱无疆的精神所感动。没有人哭,也没有人叫了。人们静静地分享着音乐带来的那份尊严和快乐。

飞机摇晃着继续下坠。电子屏幕上的数字依旧飞快地跳动着,但此刻已经没有人再去关注它了。飞机的飞行高度,对于乘客们来说,也不那么重要了。

“不要哭。我们都不要哭。就是死也要死得从容一些,自信一些,尊严一些……”

我回到座位上,想着小芹跟我讲的那些话,忘却了此刻正在往太平洋坠落下去的飞机,忘却了恐惧,忘却了死亡。心里只剩下那个美丽、善良、勇敢,名叫俞小芹的漓江姑娘。

我认识俞小芹,是六年前的一个夏季。那时,我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的一名三年级学生。像许许多多的富二代一样,从小被父母送到国外去求学。我不喜欢外国,特别不喜欢美国这样的国家。每到假期回国度假,总想赖在家里不愿离去。然而,每次都在父母软硬兼施、连哄带骗中,极不情愿地踏上归途。一来二去,久而久之,我对父母产生了一种抵触和怨恨的情绪,开始自暴自弃。逃学、抽烟、酗酒、追求漂亮女孩子,花天酒地,还跟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岁的意大利女人同居。在此我要郑重声明:跟意大利女人同居并非我的本意,是那个意大利女人勾引的我。不过,说句良心话,那个意大利女人对我挺不错。总之,除了吸毒、赌博和嫖妓以外,我什么都干过。父母发现后,气

得吐血。父亲说，史家出了一个不肖子孙，是上天对他的报应。我想，父亲说这话时多半是在责怪自己。“无商不奸，不奸无商”，这是爷爷在世时对儿孙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父亲是商人，做的又是房地产生意。在国内做房地产商，形形色色、各种各样，概括起来，无非就两种人，一种是暴利获得者，另一种是永远花不完钱、永远还不完债的赖子头。我不知道父亲属于哪一种。父亲属于哪一种我都不在乎，对于我也不重要，只要他给我钱花就行了。但从父亲的话中可以肯定，他在商场上做了不少亏心事，否则他不会发出“上天报应”之类的哀叹。母亲与父亲不同，她既不骂我也不责怪自己，只是不分昼夜地给我打越洋电话，要我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做她的乖乖仔。有时还独自一人跑到美国，苦口婆心，谆谆诱导，企图要我改邪归正。其实，要我改邪归正并不难，我给父母开出的条件很简单，让我立即回国，在国内完成学业就行了。或许他们也知道，我在美国的所作所为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迫使父母同意我回国。这么简单的条件竟被母亲一口回绝了。她要求我一定要严格按照父亲当年给我设计的人生路线图去走，不偏不倚、不折不扣地走完。走完了走好了，才允许我独立自主和充分自由。我当然不干。因为父亲当年给我设计的那幅人生路线图，实在是太苛刻太难走了。如果真的按照父亲给我设计的那幅路线图去走，可能我早就疯掉了。这究竟是一幅怎么样的人生路线图啊，大家都来看看吧。

我的父亲是这样描绘的：

史家第十六代传人史建业——出生即日起至百日，由两位月嫂、两位家庭医生专门看护。

百日至周岁——接触文房四宝，十八般武器。

周岁至两周岁——音乐熏陶。有针对性地播放乐曲，每天

不少于三首。

两岁至三岁——开始识字、写字。

三岁至四岁——学习英语、练习钢琴。

四岁至六岁——自办学前班。特聘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音乐、美术教师(要高级的)各一名,专门对其进行辅导。

七岁至十二岁——入读全市最好的学校,而且是重中之重的重点班级。

十三岁起赴美就读。

十三岁至十八岁——选择全美基础最好的学校读完初、高中。

十九岁至二十七岁——大学本科、研究生、博士、博士后,均在美国名校完成,至少是全美名列前十位的名牌大学。在此期间,主攻企业管理。

二十八岁——学成归国。继承史家产业,娶妻生子,将史家大业推向巅峰。

这就是父亲为我绘制的人生路线图。我敢说,这张路线图,国人看了无论是大人孩子、男人女人,十有八九抱头鼠窜,远远躲开。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看了,也会咋舌惊叹:中国的家长重视子女教育几乎到了发疯的程度。母亲说,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,父亲就把路线图描绘好了。刚出娘肚子,父亲就花重金请来两位月嫂、两位家庭医生,日夜看护,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。满周岁那天按照当地习俗,在一家超豪华的六星级酒店为我举行隆重仪式。父亲找来一个硕大无朋的簸箕,索来纸笔墨砚、文房四宝和刀、枪、棍、棒、戟等古代的十八般武器,连同我一道置于箕中。我在簸箕里爬行一圈,随手抓起一支干墨塞进嘴里吮吸起来,吮得有滋有味,弄得满嘴黢黑。宾客热烈鼓掌,父

亲仰天大笑，都赞我爱喝墨水，有出息，文曲星下凡。从此，我便开始在父亲亲手为我设计的那张线路图上艰难地跋涉起来。孩提时代，在国内，这线路图对我倒没什么大的影响，似乎还可以接受。到美国以后，很快觉得它就像一个扎在我头上的“紧箍咒”，一念就头痛。我是十三岁那年被父母送到美国的。初到美国，什么都感到新鲜，读书还算用功，学习成绩也过得去。加上自己有颗聪明的脑袋，所以没有留级，也没有停课和休学什么的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我对美国这个被许多人称之为自由世界、美丽天堂的国家，渐渐地厌烦起来。越来越不想在那里待。原因是这个国家枪支泛滥、生活缺少安全感，人与人之间不好沟通，同性恋者的举动令人恶心，我根本无法融入这个社会。更要命的是，待在这个国家里，总感觉到前程渺茫，不知道自己来这里干什么或将来要干些什么。父亲要我喝一肚子墨水，学一身本事，获一大堆文凭、学位，然后回去继承史家事业。狗屁，什么史家事业，说穿了就是他个人的事业。在此，顺便跟大家说说我的父亲。

父亲早年在政府一个权威部门当一名小科长。改革开放之初，下海搞房地产开发。母亲是一家商业银行的职员。那时，父亲圈地盖房出售，母亲提供贷款。凭着勇敢、机智和一股子冒险精神，父亲很快就发达起来了。母亲也辞去银行的工作，与父亲一道共同拼搏。夫妻俩从蓬莱转战青岛，继而挺进济南，仅十来年工夫，便成为山东房地产界数一数二的大户。

我不喜欢经商，也不想做企业家。我想做……做什么，唉！不知道。反正待在美国，我觉得总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不知道前途是什么，命运是什么，更不知道未来又是什么。是人生猜想抑或是梦？如果是猜想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猜了什么，想到什么

呢？如果是梦，那属于我的梦又在哪里？一说起这些，我心里就感到特别特别郁闷，我常常跟母亲叫喊：“我——要——回——中——国！”好像回到中国，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似的。母亲自然不依，我也不肯就范。于是母子俩便开始了冷战。母亲知道战不过我，只好把她的撒手铜甩了出来。母亲的撒手铜就是眼泪，她知道我受不了她的眼泪。只要她一哭一抹眼泪，我就会手足无措，就会把心软下来，就会变成她的乖乖仔。我也不知道母亲哪来那么多泪水，她的泪水在眼眶里转一圈就可以变成一颗颗珠子，当着我的面一把一把地洒落下来。这回更不得了，还跟我闹起了绝食，躺在床上不吃不喝，扬言说只要我不听她的话，她就饿死在美国，给我落个忤逆不孝的骂名，让全美国人民都知道。如此下去，终究不是个办法，想了想我就改变了主意，答应她的要求，按照父亲的路线图一走到底，不再三心二意。母亲这才破涕为笑，周末领着我飞往华盛顿吃美国大餐。就这样母亲还不放心，吃完美国大餐又改变主意，说要留在我身边陪读三个月。我一听便傻了，陪读三个月，这还得了？只要她老人家待在我身边一天，这一天我就过得不安然。怎么办？这回，我不跟母亲硬顶硬抗，拐弯抹角，不显山不露水地耍出一手阴招。我说：“好啊好啊，老妈在美国陪读三个月，我天天跟着老妈吃大餐，这种好事上哪儿去找？我欢迎，我高兴，我举双手双脚赞成。不过，老妈您想过没有，您在美国一待就是三个月，老爸怎么办？老爸家大业大，财大气也大，五十来岁的人，长得又是那么高富帅，您就不怕哪一天被个什么小妖精迷住了，把您休了啊？”你猜我妈怎么说，她先是从山东人的小高鼻子里发出一声冷笑，说：“你老妈我是艘航空母舰，你老爸只是架战斗机。战斗机停在航母上，停久了，总要让他飞出去的。”我问老妈准备让老

爸这架战斗机飞到哪里去。老妈说：“飞公海，让他飞到公海上去自由一下，顺便打一轮枪，放一轮炮，然后再飞回来。”我说：“要是他不飞回来呢？”老妈说：“那就机毁人亡喽。我常跟你老爸讲，你到公海上操练操练，演习演习是可以的，但千万不可恋战，不可逗留太久，更不能侵犯别国领空，否则油料耗尽，机毁人亡的。”母亲说得轻松随意，还满不在乎地笑了几声。我愣了半晌，心想看来不用点苦肉计是不行了，一咬牙答应她在美陪读三个月。哎哟喂！那三个月啊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。谢绝狐朋婉拒狗友，规避红颜，不近女色。茶楼酒肆、洗浴桑拿、咖啡馆之类的场所更是望而却步。白天认真听课，夜晚刻苦自习，常常搞到三更半夜还不能上床睡觉。人瘦了，脸黑了，眼睛周围出现一层厚厚的云翳，下巴根底也胡子拉碴的。母亲满意了，心痛了，留下一大笔钱和一大堆补品，搭上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客，高高兴兴地回青岛去了。可是母亲万万没想到她前脚刚走，我后腿也登上了飞往中国首都的飞机。

满城人头，满街汽车，漫天雾霾。人堵，车堵，心也堵，到处堵得一塌糊涂。像我这般大或长几岁的年轻男女塞满地铁车厢，如同洪水一样四处奔流。看到这些我心里就堵得慌。这就是北京给我的印象。于是我便去了拉萨。随后来到九寨沟，在那里，我认识了一位自称“梁山好汉”的山东老乡。此人三十多岁的样子，个子矮小，脸黧黑。除了一双眼睛长得贼精以外，没有一处特别的地方。当时我想，就他这副模样，还“梁山好汉”，活脱脱的一个武大郎呢。不过，这家伙对我不错，还挺够意思的。一路上端茶送水买饮料，洗衣换鞋提包包，跑前跑后地照顾我，对我特别好。我妈做的那些事他全都做了。我妈做不到的